

脚踩土地面朝天

※ 洪箱

本文由台湾苗栗湾宝农民洪箱口述，陈莹恩整理。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。

苗栗县后龙湾宝里，位处台湾中部的靠海地带，也是洪箱和一群辛勤朴实的农人的家乡。湾宝的土地本来不甚肥沃，是仅能旱作的沙地。1976年，湾宝的农民配合农委会进行土地重划，自愿捐地，更花了好大的功夫改良土地，如哺育孩子一般的费心照料，才成为现在年年产出甜美的地瓜与西瓜的良田。

这样的沃土，也被投资客相中，第一次是十多年前，新竹科学园区四期预计将湾宝作为工业区的预定地，再来是2005年，苗栗县长争取高铁在苗栗后龙设站，第三次则是2008年，县政府要求征收湾宝的土地作为后龙科技园区用地。三次的危机，湾宝的农民们群聚，几乎可谓使了全部生命的力气抵挡以“发展”之名的无义夺取。再多的文字也道不尽抵抗过程中的辛酸血泪与无奈，尤其对抗的是位居权力高位的政府：那个本来是湾宝农民（也是许多台湾的农民）寄望能保卫人民的政府，竟然反过来向他们强征土地；可稍稍体会的是，湾宝农民的心境是何等愤慨！

幸而，值得庆贺的是，湾宝的农民把土地坚守下来了，也卷动了台湾各界亦步亦趋地回望农村，思索著“土地”意味著什么、“农耕”和“农村”意味著什么，也试图在当代重建“农”的价值：那比用金钱作为衡量的资本价值更深厚和珍贵的，是农民的生活、生命与文化的底。也许，这正是农人那“脚踩土地面朝天”的意义吧！

洪箱的自白

“我是家庭主妇，是一个种田的人。我拿起麦克风的时候，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和生存。”


我们的村庄的人都爱这块土地，我们虽然并不特别富有，但满足于自己的生活，不会特别想追求什么身外之物，也安于自己的家和土地，不像城市人对“家”的想象，也许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头感觉快乐，那也很好。

我是快乐的人。我每天做农，早早在4点钟就出门工作，那是我的习惯，我可能早上八点就下工回家。身为农人，我可以主宰我自己的作息，活得很有尊严。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彼此应该相互尊重。比如我们湾宝里，社区里头有很多不一样的人，也有不同的职业，大家生活在一起已经有三代了，村里的人都可以互相包容、接纳。但是，如果你换了一个环境就不一定能遇到这些人，你要重新认识一个地区，找到另外一个工作，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调整自己。

我们的村子小，500多户人家，总共也才1,000多人。我们的村落有几代人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地区。当时为了抵抗土地被强制征收，开始在村里头集结，要站出来反抗，但其实也有很多人说：“没用的啦！”，几乎所有的人觉得和政府抗争是没用的，说：“不如卖掉了再找个地方来住”。可是我觉得很不甘心，我不想我的人生就被这些财团和政客主宰。民国101年（2012年）4月14日，政府终于看到我们下定决心要保护土地。我们说，如果政府没有办法照顾这些老农，要强制征收土地的话，那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：把60岁以上的老人都带到天堂，一次就超生！不要让这些老人因为失去土地而下辈子过得不好。

“他们说要‘经济发展’，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的。”

我认为政府就是要照顾我们，而不是剥夺我们。他们说“经济发展”，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行得通的，“发展”的结果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的。我是容易满足的，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不能把每个人拿到一个框子里，资本主义就是那一个框子，政府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跳进去，我觉得这对我们农人是不公平的。



当时我很生气，因为土地是我的财产，如果没了土地，生活也会破灭，我不甘心。我们去台北陈情或抗争，每次都是自己出车钱。老人家舍不得离开土地，我们每次去陈情的时候，他们政府官员就坐在办公室，理都不理我们。到第八次北上抗争的时候，我直接向他们大骂，说：“你们政府官员都不要脸，你有用纳税人的钱，可是都没有为我们做事！”我常常觉得我们老百姓很可怜，像是我都有纳税，也都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，但是我的权利在哪里？如果真的要征收，也不应该这样蛮横，应该是来跟我们来沟通。这样强制征收对我们农人是不公平的。

我们是在民国97年（2008年）时被突然通知征地的。一开始我们就出来抗争，维持大概两年半的时间，那个过程所面临的压力很大，让人有点受不了，但同时也有很多的鼓励，像是有教授出来声援。这个时代虽然很坏，但还是有人站了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，比如教授和关心农业的学生们。我很感激，常常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便保护下来，是这么多人爱护这块土地，也更觉得我们应该更要爱这片土地。

“我常常觉得，我是活到50多岁才学习成长。”

土地征收的抗争过程中，我认识很多人，看到有很多人愿意一起为土地和农村努力。我一个种田的人，从来没想要帮人，为这个社会做什么，但是面临征收的危机后，我有了新的想法，决心要帮助和我一样的人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现在我就会去了解各个议题，也会参与抗争行动。

在这些过程里，我学习到：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必须培养能力去反思，一旦遇到挫折时该怎么把心里的力量拿出来。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，应该讲出来，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痛在哪里。你一定要讲。看到好的东西要讲给孩子听。好的要讲，不好的也一定要讲出来，才会知道不好在哪里，才能改善。

土地被征收的危机解除之后，我们在想，农村和农业的价值在哪里？未来我们要活得健康和自信，就得格外注重“吃”下去的东西，赚多少钱反倒不是那么重要。我的工作就是这样：好好的把农人的角色做好，照顾好土地，就会照顾到人。

我们湾宝是很好的地方，土地保护得很好。我们有暗管，水质很好，水库的水直接通到农田。可是政府和财团好几次想要我们的地，我们当然不给，这不仅是我们的财产，更是我们的生命。我觉得政府不应该继续开发工业区了，说要经济成长，但谁过得更好了？何况，这么好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留给下一代？而不是在这一代就残害它们。因为这样，我开始想怎么样的农作方式是对农人和土地是最好的，也开始号召村里的人一起做友善环境的农业特定区。

我的专长是去种花生、地瓜、西瓜。做农这么长的时间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，土地要适地适种，也要适地适用。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要有能力去规划土地的使用，不同的土地有不同的用途。

我们在地坚持的农作方式，不是外来人看得到的，那是很长而且很辛苦的过程，大家需要一直沟通、一直尝试。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在地文化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土地，学习不是全盘接收，而只是做参考。虽然学习的过程常常很辛苦，但是也让我们村庄里的人感情更好，大家都认同湾宝、认同自己的家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团结在一起，不让我们的土地轻易被抢走。台湾很多农村都面临土地征收的危机，有的地方被征收得很快，在地也没有什么抗争，很多是因为那里的人已经不继续

耕种了，比较年轻的子女对土地或对家乡也不像老人家一样，有那么深厚的感情，所以就比较愿意想把土地卖掉，但是当然还会有人不想卖地，比较糟的状况是因为政府或者建商的介入，本来和乐融融的地方就被分化。

我常常觉得，我们湾宝很幸运，大家就是不想卖地，想把土地留给下一代，老人家也觉得“我现在就过得很好”，不需要卖土地来花钱。

我们那边的西瓜节，办11年了，目的是让离乡的人每年都能回来，会觉得这是他的家，这就是凝聚力。虽然年轻人在外面赚钱，但每天他们都会带孩子回来，因为这是共同的回忆。我们会向县政府申请筹办经费，但政府没有给过资助，即使如此，我们湾宝的人有志气，就自己分摊。我们很欢迎从外面来湾宝的人，返乡务农也好，当实习生也好，我们都会接待。有些过来帮忙搞西瓜节的年轻人，学农做农，亲身体会农家生活。大家都很热情，请他们来吃我们种的西瓜，中午也一起吃在地的午餐，这些不要钱，但都是我们的心意。我家儿子还申请了一个青年行动计划，在湾宝办农耕体验、拍摄纪录短片，这很好，让这一代和世代代更多的人，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家的，都知道农的事情，让这事情一代代传下去。

“这些都不是上课会学到的知识，但是很
有用。”

我慢慢改变以符合生态的方法来耕种，并用了三年时间来改善土质。因为长期使用化肥的关系，土质已经变成酸性了。农地就像我们人的身体，健康了就不会生病了。土地改善后，也用对环境比较好的耕种方式，慢慢地让土地变得肥沃，到了最近这几年，收获也开始很不错。

我们刚开始尝试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看好。我心想，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出好的成果，也很难说服已经做农很久的人，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很努力地尝试，希望成功。老实说，喷农药对农人是很不好的，因为第一个接触到农药的是你自己，浓度也很强，比起消费者，使用化肥，我们叫做“惯行”的农人面临的健康风险是更大的。后来我们做得还不错，慢慢有人主动要加进来，2011年有三个，2012年增加到八个人。虽然遇到很多问题，但我们总是要努力走下去。

我们要努力的还很多，很幸运是能和主妇联盟^①合作，她们很照顾我们，也会提供很多资讯和支持，比如遇到病虫害，农人就需要指导，主妇联盟会请农业专家来看我们的状况，再提供建议。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说：“做自然生态方法的就不能用农药，不过一定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法，你缺少一种酶，可以用树枝烧后的灰来撒。”在我们看来这是很土、很传统的，但是种这种东西就是要这样，没有比较快的方法，这是对理念的坚持。其实，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做的自然农法，我们的老人家都知道，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化学农药和肥料，都是就地取材。这些都不是上课会学到的知识，但是很有用，而且是我们可以自己制作的，不用依靠别人或花很多钱买的资材。

我这样一路走来，遇到很多人都愿意为这块土地努力；我常常觉得，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就会有希望。我常跟儿子和女儿说，如果你觉得土地没用，那是你应该要反省。我们湾宝里有一句话：“钱沾酱不能吃，但是地瓜是可以吃的”。没错，现在科技很发达，但手机可以吃吗？如果到最后你只有地瓜和手机，你是要选择哪个？我们的政府强征农民的土地去发展工业区，赚了很多钱，但没有土地也就没有粮食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危机，而且几乎没有机会弥补。另外，现在全球面临的粮食危机，台湾越来越依赖向泰国进口稻米，但2011泰国遇到水灾，就禁止稻米出口。这种情况会在未来越来越频繁，我们的政府应该有这种警觉，应该反过来照顾土地和农民。我们应该要把土地好好留给下一代。大家一起耕种、一起生活，这就是农村的样貌，我们湾宝里的老人家不会像城市里的老人家，常常很孤单，在农村，彼此可以信赖，都是老人。这个不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，而是政府本来就应该让人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我讲得很像在聊天，不是很有营养，希望大家一起互相鼓励。

